

在嫌疑者名单上

〔英〕查普曼·平彻著
庄文祥等译



在嫌疑者名单上

〔英〕 查普曼·平彻 著
庄文祥 胡继会 温洪飞 译
郑 钧 校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九月

在嫌疑者名单上

〔英〕查普曼·平彻 著
庄文祥 胡继会 温洪飞 译
郑 钧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2}$ 字数, 236,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43-2/I·22

定 价, 2.54元

译 者 的 话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主要情报机构军情五局（安全局）和军情六局（秘密情报局）不断地遭到苏联克格勃的渗透。英国政府曾竭力掩盖这一真相。《在嫌疑者名单上》（原名《他们的职业是背叛》）一书，首次大量披露了这方面的内幕，该书出版后在英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议会就此书发表声明，紧急下令调查作者的材料来源。

本书作者从事新闻调查30余载，为英国安全、情报机构做过不少工作，与该机构的许多高级人士和政界要人是至交。这些人对政府掩盖克格勃渗透情况的做法极为不满，书中大量的内情就是他们提供的。本书不仅揭露了自30年代以来苏英之间的所有重大间谍案件，而且披露了这种隐蔽斗争在英国高层要害部门和高级官员中间引起的种种玄妙关系。对军情五局前局长罗杰·霍利斯是否是苏联间谍之谜，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对安全、情报和外交等部门均有参考价值。对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反共观点，请读者阅读时自辨。译文中对原书的某些章节作了删减。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杨佩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谢意。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8年2月12日

目 录

前言	(1)
一、超级“鼯鼠”？	(4)
二、菲尔比的真相	(18)
三、米切尔案件	(31)
四、名单上的错漏	(42)
五、在中国的日子	(54)
六、早有预谋？	(59)
七、无所事事	(70)
八、不断失败的十年	(77)
九、霍利斯与普罗富莫	(89)
十、特别审讯	(106)
十一、美术教授——背叛术教授	(117)
十二、代号“桔子”的特工	(127)
十三、“克拉特”事件	(137)
十四、精心策划	(143)
十五、意想不到的告密者	(159)
十六、凯恩克罗斯的真实身份	(169)
十七、谁是第五名成员	(177)
十八、一连串的嫌疑对象	(181)

十九、秘密情报局里的间谍	(195)
二十、“怯懦部”	(235)
二十一、间谍勋爵	(261)
二十二、应该调查吗?	(283)
后记	(305)

前 言

《他们的职业是背叛》，原是安全局(军情五局)1964年为白厅接触秘密情报的官员准备的一份内部小册子的标题。这份小册子的目的是用真实的案例揭露俄国人及其盟友如何采取无情的手段诱逼麻痹大意者充当间谍和破坏分子。

我设法搞到了一本。我觉得这种只在内部散发的做法软弱无力。外交部对于得罪克里姆林宫的事过于敏感，因此荒唐可笑地对小册子的散发予以限制。我认为小册子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散发，因为那些最危险的间谍往往是在获取信任，且被委以官职之前就被他人招募了——本书对此将予以披露。白厅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扬言要以侵犯版权罪对我起诉。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我当时为之工作的那家报纸上提提这本小册子的存在而已。

我那时便决定有朝一日，一定要自己写一本《他们的职业是背叛》的书，尽可能详尽地向公众揭露苏联间谍和破坏分子对白厅(包括安全和情报部门)惊人的渗透。我认为还应在适当的地方写上他们对英国盟友相应部门的渗透。本书正是这样写成的。

我仔细地核对了书中的案例，尽管当局对这些事极力掩盖，我还是希望这一切能唤醒善于思考的人们。我相信，由

于白厅过份热衷于保守秘密，以致于一些高级官员对于苏联人向我们这第一道防线渗透的程度还蒙在鼓里。在议会就安东尼·布伦特事件举行的辩论会上，前内政大臣梅林·雷斯说：“我认为安全问题是全国的大事。”我亦持同样的观点。

尽管我将披露的事实肯定会引起人们批评安全和情报部门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会使人们认为这两个部门都已成了“鼯鼠”窝，但这不是我的本意。它们是捍卫国家自由，与一个日趋危险而又肆意妄为的敌人战斗的堡垒。因为在核对峙的时代，颠覆活动所构成的威胁很可能比直接进攻还要大。无论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被强加于哪个国家，这一行动总是由一小批人——不过数千名狂热分子——在苏联职业特工人员的支持和控制下完成的。这批人暗中阴谋破坏几个主要的目标，而安全和情报部门则首当其冲。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的安全和情报部门进行渗透，它就可以象摆弄木偶一样对其加以控制。二次大战中，英国人利用精心策划的欺骗手法和两面间谍，控制住了德国人。自那以后，俄国人多年来同样巧妙地对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局进行了渗透和控制。由于对这一真相进行了成功的掩盖，公众对其渗透和控制的程度知之甚少。本书将会把这些被掩盖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众。

我曾就安全方面的问题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我完全感到满意的是，尽管我揭露的许多事实会使那些欲使这一切永远成为秘密的人们感到愤怒，但这些被揭露的事实是不会给现在和将来的行动带来危害的。有许多事件从安全角度来说已成为过去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只是这些事件的真相。

另外，有些过去被视为敏感的资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它们两家同样深感关注，并参与了调查

苏联人渗透英国安全部门情况的工作。这些资料不在官方保密限制之列。

我还冒被人指责非难死者的风险，因为死者已不能为自己辩护。事实上，非难他们的是事实真相，而不是我。对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的指控，全部来自他们自己的同事，这些同事耳闻目睹了使他们愤慨的秘密事件。

寻找来源依据的研究人员在本书中是不会找到什么的，因为本书主要的原始资料，是多年来从那些坚持终身隐名埋姓的人那里搜集来的。我相信读者会从本书详尽的描述中看出所言不虚。我还尽可能地避免引用那些业已公开的资料。那些资料大多不准确，并经常是从一本书上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另一本书上，而安全部门已打定“尽力把水搅浑”的主意，不愿纠正公开资料上的错漏。

公众对主要负责英国国内反谍工作的安全局(军情五局)和主要负责涉外情报搜集和谍报工作的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局)有点儿分不清。因此，我在本书中将用大名鼎鼎的“军情五局”代表安全局。在美国没有与军情五局对等的机构，类似军情五局的工作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承担的，中央情报局也执行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同样的任务。

同样，我也将用赫赫有名的“克格勃”代表苏联谍报和安全组织，虽然它过去有过不同的名称。另外，还有目前不太为人所知的部门，如军方的格鲁乌。对此，我将在必要时加以介绍。

我从事新闻调查工作已30年了。此间目睹了众多的情报和安全官员以及高级文职官员带着许多秘密走进了坟墓，这些秘密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我可不想步他们的后尘，犯埋没历史秘密的错误。

一、超级“鼯鼠”？

1981年3月26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宣布，她的政府将就安全和情报部门防谍渗透的工作进行调查。这是20多年来对这项工作进行的首次独立调查，它还将涉及到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以及其他存有敏感情报的政府部门。

首相的这一宣布，是针对同日发行的本书英国国内原版所作的长篇声明的一部分，也是对本书所披露的各种泄密事件的直接表态。在声明中，首相证实了长期担任军情五局局长职务的罗杰·霍利斯爵士被他的一些同事怀疑涉嫌充当俄国间谍达30年之久。罗杰爵士涉嫌很深。在1970年，他从退休生活中被召回接受全面审讯时，已不能自圆其说，因而难以消除嫌疑。于是，1974年，为解决这一事件，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前内阁大臣特伦德勋爵受命主持此事，他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本书发行之前，公众对被称为霍利斯事件或特伦德调查的事一无所知。

选择特伦德勋爵主事，使那些要求作进一步调查的安全和情报官员感到不满。从1963年至1973年，当时还是爵士的伯克·特伦德担任大臣职务长达10年，是白厅里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这个时期正是对霍利斯的怀疑不断加深，并达

到高潮的时期。还 霍利斯 以清白，这是完全符合白厅利益的。可是，安全官员们虽然未对特伦德勋爵的正直公正提出非议，却希望另选一位牵连较少、比较超脱的局外人来主持调查工作。

摆在特伦德勋爵面前的大量证据表明，至少有一名，或许两名“超级鼯鼠”曾有刺探机密、破坏整个反谍组织的大好机会。由军情五局和秘密情报局联合组成的小组进行长期调查的记录，以及由地位低于霍利斯的人员对他进行的戏剧性审讯的录音带等有关材料都送到了特伦德勋爵面前。他询问证人，走访军情五局总部，在那里花了许多日子查阅文件。

不难理解，主管此事的内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和白厅少数几位知道此项调查活动的要员们希望，通过调查，能证实那两个人——特别是霍利斯——是清白的。

参加最初调查的人们作为证人接受传讯后相信，特伦德勋爵同意他们的看法，即：看来已有确凿证据表明，多年来打入军情五局核心的不是已被揭露出来的、于大战中在军情五局工作时从事间谍活动的艺术家安东尼·布伦特，而是另一个人。他们相信，他也认为，不利于霍利斯的证据很有份量，因此霍利斯必须作出解释。在审讯中，霍利斯没能为自己开脱。对于刨根问底的提问，他的回答不能令人信服。他以记不起来为借口，回避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此外，还有证据表明，霍利斯曾不断地破坏军情五局忠诚的官员们为调查该局被渗透情况而作出的尝试。在审讯布伦特的过程中，他的表现尤为令人生疑——我将就此加以叙述。

在对军情五局明显受到克格勃渗透的情况进行内部调查时，另一位受到怀疑的高级官员是格雷厄姆·米切尔先

生。1963年他退休以前，一直是霍利斯的副手。因此，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局的正、副局长都有很大的苏联间谍嫌疑——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对任何一个安全机构说来，都是一种令人极其震惊的事情。为使公众对所披露的事情保持镇定，撒切尔夫人试图说明，对这两个人的调查只是例行公事。但实际上，这些调查是前所未有的，对士气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

特伦德勋爵很快就查明了米切尔是清白的。他同意了证人们的意见，认为在1967年对他进行的严密审讯中，他的令人信服的回答实际上已证实了他自己的清白——本书将在第三章对此加以描述。特伦德推迟了将近一年才对霍利斯一案作出裁决。对于这一裁决，稍后我将叙述，因为在撒切尔夫人继本书于1981年3月发行之后向议会发表声明之前，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这一裁决。

1980年初，保守党议员、已故的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侄孙乔纳森·艾特肯先生警告撒切尔夫人说，霍利斯和米切尔事件是爆炸性政治事件。他已获悉，由于大量证据表明英国安全和情报部门被俄国人渗透，而议会和公众对渗透程度却毫无察觉，因而军情五局、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一些成员正在采取行动，努力促成对这两个部门的彻底调查。在致首相的一封长信里，艾特肯列出了军情五局和中央情报局人士提供给他的一些最令人吃惊的证据。这些人士担心，霍利斯尽管已于1973年去世，但他招募的苏联间谍可能仍然“在位”。

不论撒切尔夫人是在接到这封信后才知此事，还是在之前就有所闻，她很快就完全了解了与霍利斯以及安全和情报部门被克格勃渗透有关的情况。她的前任，詹姆斯·卡拉

汉首相也曾采取过措施，要求军情五局和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向他详细地汇报此事。另一位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爵士听取过有关基本情况的汇报。但我向他问起此事时，他的回答却很含糊。他说，当有人告诉他对一位前军情五局局长有所怀疑时，他并没有听到提过霍利斯这个名字。在撒切尔夫人发表声明之前，他获准参阅内阁文件，包括特伦德调查报告，以便帮助他回忆这些情况。此后，他证实军情五局确实发生过严重的泄密事件，其中有些可能是从霍利斯那里传出去的。他还是批准进行特伦德调查的人。这在议会内外都有案可查！

威尔逊1976年3月辞去首相职务后不久，对军情五局的可靠性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指责。对此，许多人认为这位前首相有失身份，并为此感到遗憾。由于他认为这个组织的人员在密谋轰他下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因而他说那些话是事出有因。但是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位疲惫不堪的人得知安全部门被渗透后，因感到震惊和疑惑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我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知道当局在隐瞒霍利斯事件。1978年当我写作《内幕故事》一书时，曾把他列为怀疑对象。从那时起，我核实了不利于他的大部分证据的细节，以及那些最终导致对他进行戏剧性审讯的阴谋事件和他令人生疑的表现。这些情况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令人吃惊，全国上下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查获这些证据的军情五局忠实的官员们认为，俄国人对安全和情报部门渗透的程度之深，时间之久，不仅使它们失去了作用；而且被有效地控制起来。

我想，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也会这样认为的，因为这些事实不能不引起他们的警惕。美、英的安全和情报部门之

间的关系一向亲密，一旦发生克格勃的渗透，则一损俱伤，因为无论哪一方内部有“鼯鼠”，都会使双方同时受到危害。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官员感到庆幸的是，此案的主犯是霍利斯，而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也许是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大的间谍，因为军情五局局长不仅负责反间谍、反破坏、反颠覆，而且负责安全防范工作。安全防范工作被认为比抓间谍更为重要。这项工作主要是采取具体的安全措施来防范间谍，调查失密事件，以及清洗不可靠分子。假若军情五局局长恰好是个苏联间谍，那他就占据了——一个可以协助共产党人搞政变或协助俄国进攻的关键位置。

霍利斯已在1973年去世，人们可能会指责我在给一名已不再能为自己辩护的高级官员抹黑。我冒这个险，不仅是因为此事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将证实我的做法是对的，而且是因为对霍利斯的指控全部是军情五局他的同事和秘密情报局提供的。这些指控没有一条是我或安全部门以外的人凭空捏造或做过手脚的。此外，在对他调查期间，霍利斯本来有充分的机会为自己辩护。但他的辩护词却软弱无力，难以令人信服。

还有，假如由我或者其他什么人为霍利斯写传记的话，那么，如果删去他自知受到怀疑，并被召回接受充满敌意的审讯这段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那将是存心欺骗。

假若霍利斯是苏联间谍，那么，正如我将叙述的那样，他多半是在钻进军情五局之前被招募的。由此，白厅隐瞒这一真相——我怀疑他们甚至对首相都隐瞒——也就不足为奇了。60年代后期，对霍利斯不利的证据纷至沓来。当时，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但是直到1974年他才同意特伦德进行调查，并在第二年听到当时的军情五局局长米歇尔·汉利爵

士说他的前任可能是“替另一方工作的叛徒”，威尔逊才知道此事。据威尔逊的政治秘书、被封为贵族的弗肯德尔夫人回忆说，就在那个时期，威尔逊有一次开完会之后说道：“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我刚听说军情五局的头头可能就是个两面间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本来是威尔逊气冲冲地把汉利召来开会，讨论据说是从军情五局传出的关于他和弗肯德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操纵着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谣言的！实际上，这些谣言并不是从军情五局传出来的。

同本书其他原始资料一样，提出对霍利斯不利的正式证据，主要是为了揭示苏联的间谍和颠覆活动，以及以背叛为职业的英国特工人员所造成的威胁的规模和后果。我本人对霍利斯或其家庭成员没有任何恶意。

从1951年至1961年整整10年里，随着德国战败和冷战的到来，俄国人已成为英国的主要敌人。但军情五局对俄国人却从来未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对于其他企图渗透英国安全屏障的国家所采取的反间谍行动，总是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而对苏联颠覆活动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却都失败了。所以，一些高级官员们对此大惑不解。

当局曾设法使公众相信，1953年逮捕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被苏联情报机关收买的外交部无线电报务员威廉·马歇尔一事，是反间谍工作的一次胜利。但实际上，这完全是凭侥幸取胜的。

军情五局的一位侦察员，有一次从公共汽车上发现，一名他熟悉的苏联情报官正在同一位英国人亲密地交谈。于是他跟踪这位英国人回家，记下了他的地址。这位英国人就是马歇尔，他开始被监视，后来以泄露机密罪被起诉。

有几位官员由于自己的工作受挫，未能取得胜利，便主

动地开始调查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发现，1945年从俄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叛逃的伊戈尔·古琴科说过，军情五局里有一名苏联大间谍。现仍在加拿大过着隐姓埋名生活的古琴科曾提供证据，揭露了两个分别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庞大间谍网。他最近对我说，当他早先在莫斯科苏军情报机构（格鲁乌）总译电室工作时，就听说军情五局里有一位极重要的苏联间谍。“我们的办公室在革命前曾是一座大宅第里的舞厅。我们那时总共约有40人，分三班工作。我的朋友留彼莫夫中尉就坐在我旁边。一天，他递给我一份刚译出的伦敦苏联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他说那份电报是英国反情报机关里的一名间谍发来的。在往来于伦敦和莫斯科的密电中，这名间谍的代号是‘埃利’。”

“留彼莫夫告诉我说，这名间谍太重要了，从不找人与他直接见面，而是通过‘死信投放点’留取情报。最喜欢用的一个点，是某个名叫布朗的人的石墓上的一条裂缝。”

古琴科对加拿大安全当局说，“埃利”也是在渥太华的高级专员办事处里一个名叫凯瑟琳·威莎的英国女间谍的代号。古琴科解释说：“俄国人经常使用同一个代号称呼不同间谍网里的间谍。在密电里，渥太华的‘埃利’与伦敦的‘埃利’是不会搞混的。”

古琴科还透露，1944年，军情五局的一名叫盖伊·利达尔的高级官员决定前往渥太华与加拿大情报机关讨论安全问题。在渥太华的俄国人，事前就从莫斯科总部发出的警报中得知了此事。

人们对这些消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52年，当古琴科再次被问及此事时，他说，他把这些消息告诉军情五局是个错误，原因是“埃利”就在军情五局，这些消息很可能被他压